

罗燕平 遗著

直面惨淡的人生



.....生活在幽黯而没有光彩的底层，我接触贫穷、痛苦、耻辱和辛酸，也感受到站立不屈的顽强、凛然的正义感、劳动的神圣，活生生的反抗和叛逆情绪、患难与共的精神以及那潜伏着的无从估量的阶级友情所酝酿的无比壮大的力量！

要真正的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必须实际参与他们的劳动。知识分子要铲除劣根性，学习劳苦大众的优良品质，也要切实的参与他们的劳动。

深深的悼念

不朽的英魂

直面惨淡的人生

罗燕平 遗著



燕炉文化企业公司

一九七七年七月·星洲

内容说明

今年五月二日，是燕平逝世的二周年。这里收集了她生前的若干作品，以资纪念。从燕平的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时时刻刻关心别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在她的文章里，也流露出作者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愤懑，然而她始终是那么乐观的积极推动社会前进的巨轮。虽然燕平的生命只闪耀了短暂的火花，亦足以照亮许多多人的心。人们，将继续在她未走完的道路上迈步向前！



直面惨淡的人生

罗燕平 遗著



出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地址：51-A, Lorong Limbang,
Singapore, 25.

承印：东艺印务公司

日期：1977年7月

书号：006／77.

定价：0.60元

目 次

前记	洪念萍	1
*		
起点		3
即景		5
“T B”		7
骑楼下的孩子		13
鸭粥嫂		16
恕不负责		19
画展·音乐会		21
半斤八两		24
都市名流的故事		26
横巷		28
直面惨淡的人生		31
那些过去的		34
在劳动中		37
我学历史		39
*		
怀念一位亡友	邱文华	42
朋友，妳放心吧！	怀	49

前记

今年五月二日是燕平逝世的二周年，我们编辑了这本小册子，谨作为对燕平的一点纪念。

燕平，一九四九年生于星洲，于一九七五年劳动节的第二天在建筑工地上从高楼意外（？）跌下，死时仅二十六岁。噩耗传出，朋友们莫不感到极大悲痛、惋惜。

燕平的童年生活很不安定，历经波折。她虽然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但是，她从小就跟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她有了思想觉悟之后，就坚定地走上了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为进步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关于燕平的成长过程，大家可从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文章如《那些过去的》、《我学历史》、《骑楼下的孩子》等，窥见一斑。

燕平的生命虽然短促，却是光辉的，值得颂扬的。在短短二十六年的日子里，她走过了艰苦曲折的道路，努力地为人民的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集体生活中，她对伙伴十分关心和爱护，尤其关心伙伴们的学习和思想成长。有许多年轻朋友，是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逐步成长起来的。

为了集体事业，为了人类的将来，她废寝忘餐，不怕劳累；她带着满腔热情，埋首于工作之中，怀着必胜的信念，

艰苦奋斗！

她热爱集体，也热爱学习；她要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无论工作多么忙碌，她都要从百忙中挤出时间，认真读书学习和写作。

燕平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贵的是她却没有丝毫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优越感，她有良好的群众作风，平易近人。为了更好地向劳动人民学习，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她投身入劳动队伍，经风雨、见世面、不怕苦、不怕累，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更勇敢。在许多工厂与建筑工地，都有她的足迹，有她的血汗。

燕平在中学时代就爱好文艺写作，她的作品散见于本地出版的杂志和报章副刊。据我们所知，比较集中发表她的作品的版位是《民报》的一个文艺副刊《朝花》（已停刊）。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从《朝花》辑录的。她曾用过的笔名有：曾疾、小彬、少宾、疾风、容风、万里晴、努尔等。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基本上保留了发表时的原貌——因为我们自认不是增删修改燕平的文章的适当人选。我们也不具备出版燕平纪念文集的条件，我们只是借此机会表示对燕平的敬意与深切怀念，希望将来能有适当的友人为这位可敬的文艺战士出一册更有份量的纪念文集。

除了燕平的作品外，我们也收录了邱文华和怀二位文友为他们的亡友所写的悼念文章。

——洪念萍——

一九七七五月二日

起 点

(一)

我不轻易许诺
在行动之前

我年青的热情
有待考验

青春的意念
须经受磨练

不成熟的思想
接受全盘检讨

向群众学习
真诚而虚心

这累积的成绩
标志我行动的起点



(二)

行动之前
并非停滞

探索真理的咀巴
不肯沉默

热爱劳动的手脚
不肯闲着

爱憎的激情
在体内翻滚

是非在眼里
迸发喜怒光芒



脉搏在大伙儿的呼吸里
兴奋地跳跃

刊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即 景

麦克风传出媚人的声音

尊贵的绅士太太小姐

请停一停

让我向大家介绍

顶顶有名的支那道(CHINA TOWN)

这是星加坡最落后的方

一座鸽子楼几十户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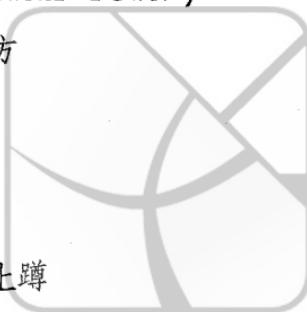
孩子成群又脏又吵

这里的人们最不讲文化

打赤膊跷起双脚往木凳上蹲

五分咸菜一毛豆干

苦力只配这样吃三餐



这儿的小贩推多过百货市场

讨价还价真喧哗

尊贵的绅士淑女想买点什么

很廉价很便宜

有我在绝不上当

卖小食的老婆婆手忙脚忙
绅士淑女们兴趣盎然
拿起相机拍一张贫民窟风光
老婆婆衬背景别有模样
“老太婆这是你的福气
外国人慷慨又慈祥
掏掏荷包摸出美钞英镑
包管你今晚上不再碌碌劳劳”
岂知老婆婆绷着脸把手一扬
喝一声：
“我命虽不好骨头硬人正当
靠双手自力更生
无须卖洋鬼子的账！”

刊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T·B”

又搭上他的车了，那瘦黑的身影，蓬头散发，满脸胡须，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

“阿弟，你坐入，他坐出，好些好些（福建土语很好之谓），这位头家七哩下。”

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向搭客解释，虽然挤一点，劳烦迁就迁就，那位头家很快就要在七哩的地方下车了。

“三万哪（罚款也）！”一位年纪较大，工人模样的搭客笑着说。

“三什么万？早上赶时间上工的人那么多，看，排长龙呀！又不发多几张德士礼申。”

“别铁齿（咀硬），T·B，中了三万看你能怎样？”

“中就中，官字两个口，只有他有理，没有我有理。嘿嘿……呵呵呵……。”他开始从喉咙里发出一连串咯痰声，然后一探头，用力地把痰狠狠的吐到地面。

一路上，他断断续续的咳着，我脑海里浮起一系列事故，发生在第一次搭上他的德士——

记不清楚事隔多久，总之是好几个月前的一个早上，我在路旁等车，足足站了半个钟头。巴士慢，人又挤，我为着赶时间，想截住一辆德士，但是每辆载满了人，司机挥挥手

摇摇头，风驰电掣般擦过，扬长而去。我可着急了，急得团团转，远远看到车子忙不迭举手示意。这当儿，一辆德士在我身旁刹住，“上来，快！”低沉而沙哑的喉音从里面传出，我一个箭步钻了进去。

我钻进后座，这才发现车上已经有五位搭客，前座两位，我的右边三位都是女士。

“哎哟，你弄皱我的衣，你，讨厌！这么挤叫人怎样坐？”好尖锐的嗓子，我红着脸道歉。但毕竟弄皱了，她悻悻然。

“迁就点吧，小姐，大家都是出门人赶时间。”司机替我解围。我认得出是原先那个沙哑低沉的声调，不禁感激的望他一眼，瘦黑的侧影，头发象堆乱草。

“倒霉，早知道我就不坐，让我下车。”

“我是看她个子小，又是女的，没什么不方便，你就迁就点吧。”

“让我下车，让我下车！”她还是气呼呼的。车子已经走了好一段路程，突然，又刹住。

“让她下车吧。”他转过来平平静静的对我说。我一时惶恐得不知所措，“不，让我，我应该下。”

“不！让她下。”他重复，坚定地，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正视着我。

“多少钱？”那位准备下车的女士打开手皮袋。

“我不要收钱，你下车吧。”他的语气和神情充满轻蔑。

那位女士一脸不高兴的拂袖而行，车子开动之前，还隐约听得她的埋怨。

“仗什么势？有几个臭钱！哼，嘿嘿，呵呵呵……。”他咳着，咯出痰来，从玻璃窗伸出头颅，吐到地面，接着腾出搁在驾驶盘上的其中一手，往咀角、上唇、鼻腔一擦，再往上朝蓬松的乱发堆一拨，又咳嗽起来。

到底是习惯还是怎么的？他频频咳嗽，咯痰，引起前座搭客的注意。坐靠他身边的一名衣冠整齐的青年，开始把身体微微挪开。靠左翼前车门的却是一名印籍人，那青年显得有左顾右忌，十分不安。

前面的叉路亮着黄灯，他放慢了速度，又吐口痰。

“T B，罚款五百！”一个洪亮粗壮的声音响起，原来是同时把车停在平行位置的同行，半开玩笑半带恐吓。

“他妈的，红脖子，怕什么鸟？老子是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只是不死，老子还要算账！”

“有黑底，哈，回去吃黑豆饭，免辛苦。”红脖子把脸也给笑得通红了，乘绿灯一亮，猛踏油门呼地抢先开走。

“好家伙！嘿嘿，呵呵呵……”这回，我清楚的看见那青年全身颤栗一阵，下意识地以手掩鼻，急促地说：“前面停车。”

这是路程的一半，我从十哩上车，现在正拐过四哩交通圈大弯，车上只剩我和那名印籍中年人。司机急躁地响着汽笛，用手势和发问的眼光向路旁的人示意。

“活见鬼，怎么没客？”他嘀咕。跟在一辆巴士后面，

盼望下巴士的人换车。蓦地，他神经触电似的，抓紧驶盘急速退后，随即以很大的幅度把驾驶盘来个九十度的旋摆，一摆一冲，我整个身子顿时离开了座位，头不由自主的往前栽，我还来不及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听得他歇斯底里地叫道：“特拉菲，特拉菲！（交警）”他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两眼紧紧瞪着那块四寸见方的车前镜。

“阿峇汝亦尼马占（你怎搞的）？”前座那印籍人双手按着头，操马来话问。他显然撞着了车前的玻璃，好不气恼。

“曼耶苏沙，阿答特拉菲（真糟，遇上交警）。”司机歉意的答道。此刻，他的确象一隻惊弓之鸟，拼命地想挣扎着逃脱猎人致命的毒箭。

然而，呜呜的摩多西卡马达声竟转眼越过，象一阵黑风迎面扑来，我们的车子就象泄了气的皮球，萎缩成团。交警的摩多西卡拦路停在大约五十码外，铿锵的皮鞋和柏油路面摩擦，很清脆，也愈来愈清脆。印籍人打开车门，大摇大摆地走了，T B并未理会，他全神贯注着挪近的白影子。

“what a fool，停车又喷黑烟，还想逃！”他是个华籍青年，却操不很纯正的福建话。

“.....”

“what the hell! 你听有没有？”

“你讲什么鸟话？你凭什么骂我？”T B显然恢复了镇定，凛然地问。

“礼申！”对方扳起脸孔，T B不慌不忙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册子，很大方的递了过去。交警抄写了好一阵子，还给

他，说：

“三天，你接到我的‘三万’，上法庭‘密查拉’，不去，拉车！”

“车是车主的，喷黑烟，拉车，他的事。我用不着怕你，你敢再骂老子，老子不客气！”他猛地大力一拍车翼，视若无睹地开动车子，把油门踩得震天价响，我转过头去，见那位交警先生咬牙切齿呆立在一股黑烟里。

“活见鬼，碰着瘟神。”T B 吐一口口水。

——嘿黑，呵呵呵，咯痰声，不断的呛咳，打断我的追忆。

真巧，又是半路了，拐过四哩交通圈，又剩下两名搭客，这回落雨啦！豆大的雨点打在玻璃镜上，风挡单调地敲响。忽然，一位老太婆乾瘪的脸透过模糊的玻璃镜映入。

“我要去鲁马班央，有一筐菜。”她抖索着说。老太婆用一张报纸盖住头，她的全身几乎湿透。

“上来，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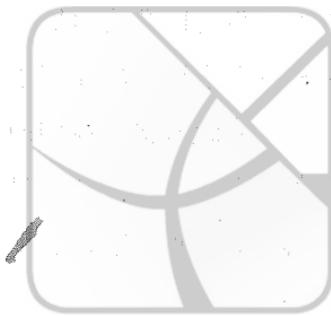
“噢，噢。”老太婆吃力挽起筐子登上车。“我等好久咯。”她喃喃自语。怎么不呢！瞧，座位都给弄脏弄湿了。“哎唷，手帕掉了，绑着银角的。”老太婆慌张尖嚷，彷彿掉失了贵重的东西。

嘭！T B 下车了，朝刚才停车处跑着去，一会儿回到车位。“这个吗？”他递给她一条打着方角的湿手帕。“感谢，真感谢。”老人家如获至宝。

“哈。”他用手抹去脸上的水渍，被雨淋湿的乱发往下

垂，瘦黑的身影在我视线中显得格外高大。

刊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



我常常想起那瘦黑的身影
想起那瘦黑的身影
想起那瘦黑的身影

骑楼下的孩子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隔着窗传了进来。我一骨碌爬起身，推开两扇窗门，灿烂的阳光和我碰个满怀，多晴朗的日子！

在对面骑楼下，一群穿校服的孩子围聚一块儿，总共有十几人，年龄由八岁到十二岁不等，读书声就从那儿传了过来。

我一眼认出，那个把小皮筐放地面当凳子端坐其上……双手捧书，神色凝重的是小球。十二岁的小球就是那么老成。当然，他已经挑起半个家的担子啦，下午放学在巴刹咖啡摊捧茶，夜里跟邻房的天哥摆夜市。那天我在路口碰上到李家洗衣的小球妈，她既欣慰又感慨的对我说：“小球这孩子乖，弟妹有他做榜样，也听话，小球的爸有灵，该瞑目了。”小球的爸爸是个搭棚工人，从十五层高楼的建筑工地上摔下，当场重伤而死。这事情发生已经两年，可是人们始终不曾忘记，这位干了十五年的搭棚老将是因为踩着一根折断的竹骨子，身体失去平衡，轰然翻落。

事后，小球妈嚎啕大哭一场，从此她就更坚韧的埋头干活。

小球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喏，小霞小莲，两个大

眼睛短头发的小姑娘，各执跳绳的一端兜圈子；在两人中间，随着绳子起落有规律的一蹦一跳的小男孩不正是小忠吗？

时间还早呢，来往的车辆也少，这条街暂时不象原来的吵杂闹。廿呎宽的路面，是双边交通道；清一色的两层楼建筑，底层店铺，顶层住家，陈旧的程度已经列为第一批危楼，三两年内拆毁，迁徙通告已经发出，街坊正愁着，常挂在嘴边。

想到拆迁，心头顿时沉重，吴亚芳的家前天墙崩了，它在街尾最角落，拐个弯就是巴刹。那年一场大火，那座墙漆剥落的破屋子侥幸逃出厄劫，吴亚芳的七十三岁老祖母频频说是菩萨庇佑。两个礼拜前，一架掘泥机靠着她家墙脚动工开凿阴沟，轰轰隆隆的，震叫了几天几夜。墙崩发生，一家大小手忙脚乱，老人家给吓得直抖索，墙角缺口未修葺，挖土机又搬来继续动工了。

在孩子群中，我发现个子瘦小的吴亚芳站在最里头的一角，面向壁，把一本练习簿贴着墙，一手出力按擦着，一手摇动铅笔杆写划。

小背脊倚着铁匣的“黑仔”声浪最响亮，他的脸儿激得通红。深褐色古铜般闪亮的皮肤，粗而黑的短刺发象一堆刚长出的蓬茅，他是个很活泼可爱的孩子。即使在爸爸亚强叔的“马鲁古”摊旁，他黑仔也照样拉开喉咙，用饱满的“高音阶”大声读，彷彿养成了习惯，不这样不成。“哟！要做小状元哩。”相熟的买客笑他。

“我读书常常不及格。”他毫不隐瞒的说。

“你这么用功，怎会不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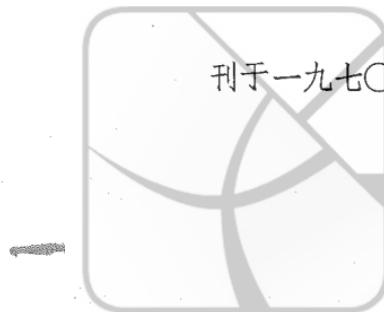
“真的呀！你说我用功，先生说我作业最肮脏，最不整洁，还罚呀！”

“要是先生知道你的情形，一定不怪你。”

“他不会知道的。”黑仔努起咀巴，肯定地说。

是啊，要是老师了解这群孩子，他一定会改变原先的印象，你瞧，他们是那样懂事，好学，还当家呢！我若是个画家，一定把骑楼下的情景绘下，真真实实的一笔不苟，我要叫坐在课堂里的老师看看，孩子们的精神多么饱满，多叫人感动！

刊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鸭粥嫂

牛车水“阿福鸭粥摊”的夜市生意特别好。看尾场电影的，“补水”做夜的，摆街收摊的，耗了精力，疲了筋骨，饿了肚皮，一一靠拢上来：

“来一碗孖底！”

“两小三大！”

热呼呼的粥冒着烟，香喷喷的卤汁叫人垂涎，加上滑腻腻的鸭肉丝，一碗落肚，精神抖擞。于是每当这个时候，鸭粥嫂和她的女儿大梅、小梅就忙得不可开交了。

“大梅，角头二小，横门三大，孖底拿到红豆水档。”

“哦！”~~大梅~~漫声应道。手脚比咀巴来得更快，答话间已经离开粥摊，“烫！滚水！”她边走边嚷。

“小梅，给妈多拿六隻碗，怎么？还不快洗，慢吞吞，客人可等急了。”

小梅今年九岁，比姐姐大梅小上六岁，白天还在念书。

鸭粥嫂，个子瘦削矮小，卅来岁，人和气又耐劳，很得街坊敬爱。

奇怪的是，鸭粥嫂的摊子横框上，明明有块招牌写着：“阿福鸭粥摊”，阿福是谁？可没人提起；只有那么一回，鸭粥嫂的摊子接连闭市两晚，那是从来未有过的现象，街坊

们纷纷关心地追问卖红豆水的唐婶，这才知道小梅患上肺炎，鸭粥嫂坐食不安，也没心思摆摊。

“唉，阿福这就离开她母女三人，真是！”座中一位长者摇头叹气。于是，平日街坊不愿在鸭粥嫂面前提的阿福，此刻又受到议论。

据说三四年前，此地发生一宗私会党空前血腥大格杀后，治安当局对这个地方特别注意，经常派出多名便衣警探到街头巷尾咖啡摊一带，侦察“可疑人物”。鸭粥嫂的丈夫——烂饮好赌的阿福有一天就被“大狗”抓走。

阿福的嫌疑是和私会党徒有来往。“大狗”上门录口供，那当儿鸭粥嫂刚产下一名男婴，身体缺补份外孱弱，不堪突然而来的打击竟昏厥过去。待她醒来，丈夫不见了，出世才五天的孩子，不知怎的，小背脊朝天，活活给闷僵了！

口张目瞪，鸭粥嫂的心情沉痛是不言而喻了。偏偏“大狗”又一次登门造访，这回是录取婴孩丧生的口供。两星期后，验尸庭传召鸭粥嫂站在证人栏上叙述案发经过。鸭粥嫂神情呆滞，两眼无神，她囁嚅不清不楚的谈话，叫庭上通译员大为气恼；查案警长呈报验尸官证人供词前后不符，这简直是存心蔑视法庭！验尸官两次警告，宣誓而不说实话，可控以蔑视法庭之罪！

鸭粥嫂急得哇一声哭了出来，原本肃穆无声的法庭马上引起一阵骚扰。这，这像什么话！通译员连声吆喝。幸而，验尸官谅小民“幼稚无知”，训斥一顿，判为意外。

审毕退堂，验尸官铁青着脸转身离去，鸭粥嫂也浑浑噩

噩出了庭，大梅小梅紧跟在身后。唐婶和几位街坊陪同出席旁听。“真是不近人情，这种地方有理也说不清！”大家愤慨地说。

这以后，大梅辍学了，帮着妈一道卖夜市鸭粥。至于阿福，却从此失踪，上哪儿去呢？鸭粥嫂到“政府厝”问过，“我怎么知道？已经放出去了，大概作贼心虚逃跑掉！”“政府人”冷冷地答她。

岁月并没有把烙印在鸭粥嫂脑海里的惨痛遭遇冲刷掉，但她却一天比一天坚强起来，振作起来。小梅，无论如何要给她读书，并且读好的书，懂得真道理，懂得穷人的痛苦，懂得做个有骨气的人！这里有的是好街坊，尽管让小梅向他们学习好了。

不过几天，人们又见鸭粥嫂、大梅、小梅在“阿福鸭粥摊”忙碌地招呼客人。生活里的风风雨雨，对顶天立地的劳苦大众来说，可多着呢，然而，也算不了什么！

刊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

恕不负责

近几年，吴二跟着洪老板，据说得了不少甜头。洪老板炒地皮、招标大厦高楼，吴二是他得力的跑腿。

最近，洪老板那座正在兴建中的“万金旅馆酒楼夜总会”要赶工完成，人手不够，吴二奉命办差：赶凑十几二十个“工仔”。

这事并不难办，吴二胸有成竹，他找来职业打手黄大牛，如此这般，一番耳语。翌日清早工地上出现一群赤膊赤足的年青小伙子，扛钢骨挑水泥，穿棚过架，在半空中操作如履平地，真叫吴二心喜欢。

原来这群小伙子本是“小干旅店”的散工，来自西马的柔佛、马六甲、金宝等地。“小干旅店”缺的正是个财雄势厚的后台老板，只能廉价招用“州府”人。吴二灵机一动，要两招子——收买了盘踞那块地盘上的黄大牛，再出“重金”，以每天比“小干旅店”多付块半钱工资为号召，果然“所向无敌”。

可惜“好景不常”，第三天工地出了意外。蹿死的是一名新工友，名叫亚峇，十九岁，拥有蓝色登记。他头壳破裂，脑浆涂地，叫人惨不忍睹。

案发前半分钟，吴二刚巡完场，拉了“甲巴拉”（工头）

到对面咖啡摊。惨剧发生的刹那，吴二脸向工地，他脸色一变怆然起立，推了“甲巴拉”一把，匆匆拂袖而去。

人命关天，惊动警察，这宗“坠楼案”经过调查后提上验尸庭。一名不熟练工友失足丧生事件何奇之有！庭上旁听者稀，除了被传召出庭的三位“目击”工友、“甲巴拉”与承包商吴二。

庭上有位五十开外的老妇人，满头白发，脸上泪水纵横。据查案警长谓，她正是死者母亲，从柔佛出来。据悉，死者家里另外还有一位跛脚老父，六名弟妹。验尸官耐心聆毕所有证词，随即按情判为“意外”。

步出庭外，亚峇的妈放声号啕大哭。三位工友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吴二给予合理赔偿。

“嘿！什么话？我在庭上说得一清二楚，亚峇正式上工不过第二天，意外失足怪不得谁！你想打官司吗？官老爷已经替我录好口供，嘿嘿。”吴二神气十足，一摇三摆而去。

刊于一九七一年二月五日

画展·音乐会

参观一个青年画展，得到的印象是：一、模拟的习气重；二、商业气味浓。

近年来，本地青年画家的作品大量涌现；无论个展或联展时有所闻。若论画展的次数以及画展名目，的确如报上所宣传的“盛开怒放”、“多姿多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一般所表达的内容与艺术技巧，却很贫弱，缺乏生气。

我们那些被喻为“多才多艺”的青年美术家，在展出中亦以多产博得赞赏。梅兰竹松，篆草行楷，水彩油画，铜雕石刻无一不行，乍看去，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没有生命的艺术毕竟不耐看。

有一两位青年画家不临摹花卉仕女图，专绘所谓富有地方色彩的红毛丹榴莲，备受称道。间有几幅写建筑工地和拆除楼宇的油画，据说乃及时反映本地社会面貌迅速变革的写实之作，类似赞誉也总是不迟不早的出现在当天的报章上。

我预料会有不少爱好美术的人士因了报章隆重的宣传到来观赏吧，但那样普通观众，即所谓公众人士却少之又少，他们可不象我这样莽撞，把报屁股上“今日开幕，邀请知名人士主持剪彩，艺术界文化界前辈同好，社会贤达出席观

礼，公众人士可于明日……”给看漏了，迫不及待跑来，参与冷清清的排场。

不管怎样，既来之，则安之。我沿场浏览一番，心里很失望。绝大部分的作品模拟习气很重，少创作，气象神韵云云，尽是古人尸骸，画家本身难道不感觉到么？从整个展出来说，写实画幅作极少数，而这些作品，严格的批评起来，只不过浮光掠影的触及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画家把所要入画的景物，描绘的对象，从广大的生活面圈出来，孤立地看待，即使是一心一意的写实，给人的印象仍不免是：孤独、呆板、单调，缺乏艺术的感染力量。

画廊里有好几幅悬上“某某先生欣赏”红纸条。某某先生大抵也是知名人士，至少有钱，否则是谈不上“欣赏”资格的。我还听说有所谓预展这么一回事，画家在气氛高雅的酒楼菜馆摆上几座酒席，宴请艺术界和报界人士。先睹为快地评品其中一两幅佳作，画家们的谦虚认真，由此可见。

我不禁想起白薯画家司徒乔和鲁迅先生。那个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五个警察一个〇》的青年画家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挂起七十多件习作，要求观众批评。鲁迅先生的鞭策和鼓舞使他终于成为“同人民苦乐与共的人民的画家”。

论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我们的年青画家大概比司徒乔“幸福”多了，但我又不禁怀疑：“多才多艺”的青年画家那样热情地进行多方面尝试，竟引不起广大观众的共鸣，展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二)

出席一个“贵族”音乐会，有独唱、有演奏。演出者颇有声名，捧场的人不少。

台上有夺目的花篮，成行地排列着，演出者蛮有信心的含笑着出台，深深的鞠躬，风度优雅，台下的绅士淑女们以热烈的掌声还礼，不轻不重，不长不短，掌声也很有“风度”。

花腔女高音唱的是某某歌剧的选曲，很幽怨、凄清。歌唱者显然已进入忘我境界，如诉如泣，唱工与表情据说“颇佳”。台下气氛肃穆，听众入神地侧耳聆听。偶打个呵欠，连忙按住咀吧，稍后，正襟危坐，表现十足的专心。

下一个节目，男中音演唱意大利情歌。轻快，抒情。有人用脚拍节奏，这说明有音乐修养的听众也能很快的“培养情绪”，很灵活地“适应胃口”。

钢琴独奏，饱满酣畅。小提琴，抑扬顿挫。女民歌手，愉快活泼，掌声代表了评价，不轻不重，不长不短，很有节奏。

整个演出先后两小时。演出者与主办人登台谢幕，这回掌声历久不歇，如雷贯耳。主办人严肃地致词，感谢热爱音乐人士的支持，使这个音乐会成功地举行，留下“辉煌记录”。

步出会场；绅士看看表，对身旁的淑女说：还早得很，上夜总会去吧。在那儿，他们碰见刚才演出的音乐家们在嘻嘻哈哈的举杯庆祝“成功”！

刊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

半斤八两

彭董事长匆匆忙忙走进“怀仁大药房”，他挺着球状大肚皮，一个劲直向前闯。眼看大肚皮就快撞着吴医生诊病室的门，突然背后传来一阵尖嚷：“不行不行，领牌排队，再野蛮要你滚蛋！”

若在往日，彭董事长那两粒圆突突的金鱼眼恐怕已频频“翻白”，但今天他有如丧家狗，埋下头阴声细气的说：“麻烦你通传，我是吴医生的好友，有急事求见。”

半分钟后，女护士把彭董事长请入诊病室，并宣布：吴医生暂时停止诊治，不能久候者请便。这一来诊候室里引起一阵埋怨，有人说，“如此心肠不如开寿板店”！

约莫过了半句钟，病人开始感到不耐烦，正待发作，诊病室内忽传出怒吼，门给打开了，吴医生神情冷漠，挥手做逐客状，彭董事长额上汗珠串串，青筋暴起，哑着嗓子颤叫：“你……你好！姓吴的，咱们一刀两断，你等着瞧！”

到底怎么回事？彭董事长是慈善家兼名流，吴医生亦是名流兼名医，两人乃“莫逆之交”，不说别的，前年“怀仁大药房”开幕，彭董事长主持剪彩，两人抱臂拥肩拍照留念，相片还挂在诊候室的高墙上，曾几何时，竟反目成仇！

果然第二天大清早，怀仁大药房的招牌给淋了两大桶黑

油。当天，吴医生也破例休业一天，虽说是有待下人洗刷清理药房店面，有人则目击吴医生提着药箱从私家车钻出头欲起步往药房时，给两名彪形大汉冲上前，拳脚交加揍了一顿。目击者也拾获吴医生的阴阳眼镜碎片为佐证。

据说，知道此中内幕的第三者只有一个，就是吴医生的诊房女助手茜茜。案发次日，茜茜为吴医生太太传召嘱令不可逢人宣扬，否则将面对辞退和法律控告。不料茜茜竟当场提出辞职，于是街头巷尾纷纷传说着这么一则故事：彭董事长令堂大人上吊死了，彭董事长不忍家慈尸身遭剖验之劫，恳请吴医生帮个忙，书面证明她实是急病暴猝。谁知吴医生不肯，怕闹出岔子来，医生资格被取消。彭董事长心一急，口口声声要告发吴医生年前曾替其黑市太太进行非法堕胎。吴医生见好友无义，遂也反目无情，冷笑一声道：“穿了，你我都好不了多少，我也可以揭穿你老妈的死因，她呀，是不耻你乱伦，悲忿自尽……”末了，只听得彭董事长撕肺裂腑的大喝三声，给气走了。

刊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

都市名流的故事

黄老千站在画廊的一角，凝神贯注面前的作品，头微侧，眼睛眯成一线。蓦地，屁股一摆，倒退三两步，双手交插胸前，头颅往左歪，又一副不同角度的欣赏姿态。岂料不及半分钟，黄老千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趋前四五步，右手食指与姆指向金丝眼镜框两边托了托，鼻孔几乎贴着墙上的那幅画。

“老千兄，老千兄。”背后有人轻轻叫他。可是黄老千全神贯注“读”画，显然没听进去。对方又喊了两声，用手扳他的胳膊，黄老千这才仿佛从美梦里惊醒过来，回过头，把视线集中在那人身上。

“啊！老千兄亲临捧场，生辉，生辉！让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就是画展的主人青年艺术家蒙董先生，这位是遐迩闻名的艺术欣赏家，名收藏家黄老千先生。”介绍人是主持画展的策划者，身旁是画家蒙董。

“幸会，幸会，我久仰黄老千先生大名，敬请批评指教。”青年画家谦虚的说。

“那里那里，这幅水墨画轻灵飘逸，是神来之笔，蒙董兄年少才大，真是难得。”

“过奖，过奖。”青年画家喜形于色。

“对！老千先生平爱风雅，提携后进不遗余力，蒙董老弟真有福气。”介绍人含着深意说。

“惭愧。既然两位看重黄某，好吧，我就欣赏几幅作为见面礼。”

“承蒙错爱，承蒙错爱。”青年画家高兴得有些激动，连连鞠躬，九十五度。连忙叫人拿张纸条写上“黄老千先生欣赏”。

青年画家蒙董的个展结束，决定赴巴黎深造，临行，黄老千特设宴为他饯行。在巴黎学画一年，才气过人的蒙董果然创下成绩，以水墨入现代画，空前的大胆独创风格，使他踌躇满志。几经努力，蒙董终于有资格跻身画坛盛会，就在洋画家教授庆祝六十大寿那天，邀请同好参观他花二千美元买来的一幅清朝四王遗作珍品时，蒙董赫然发现它正是黄老千先生在他生平第一次画展中用五百元“欣赏”的处女作之一。

这个巧合，使日后学成归来的蒙董和黄老千有了更密切的关系。

刊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横 巷

入夜，街道灯光明亮。明亮的灯光也许更照见了都市的苍白，然而忙碌的人们无暇顾及。搭起帆蓬，钉口小钉子挂上“跳楼货大平卖”“一元三件”的硬纸皮，“小虾头，快点！添火水把灯打亮，再迟又要眼巴巴看隔壁档收摊啦。”

人潮和吵声令小虾头感到格外疲倦，眼花头昏。耐不住了，象那盏火水灯一样，两颗晶亮亮的眸子开始无神，逐渐消失了光影，进入半明半灭状态。可是机灵的小虾头心里明白，千万瞌睡不得！只要眼皮一坠小脑袋一幌，身体立刻往后栽，掉进沟渠里。不然嘛，四个指背节骨重重狠狠的“咯”一声——哎哟！吃“柑榄子”倒霉透，吃了“柑榄子”明天测验准拿大鸭蛋。

小虾头无计可施，只好偷偷的躡手躡脚，把身子一溜一转，一个箭步拐过弯，来到横巷。

横巷幽漆漆，彷彿来到另一个世界，虽然小虾头只须那么蹠几蹠，窜几窜。他深深的吸气，挺起小胸膛——唔，蛮好，没刚才那股焗闷气。还有那阴凉的风，打赤膊的小虾头觉得爽快，脑筋清醒多了，两颗晶亮亮的眸子在黑暗中搜索。他踢着一个空牛奶罐，掉在垃圾堆小丘，堆在阴沟两旁，如果是白天，小虾头绝不错过检条木板什么的，翻它个

沓沓乱，看看会给卖破烂货的聋伯找到什么“奇宝”：譬如几本完完整整的原页“红毛书”，沾了污迹不打紧，破损的话转卖给包“卡占”（马来熟豆）的印度老头也行。要不然，两条铁丝亦大有用处，上回找到一条替聋伯扎紧“老爷货车”的一边推柄，可是另一边总找不着同样粗细适合的铁丝，直到现在，捆上的旧铁丝又告松绑了，非寻着两根以备更换不可。

对于垃圾，小虾头的知觉非常敏锐，他有丰富的知识，三个牛奶罐过去卖得一分钱，如今可没有这种行情，五个一分夹着卖给收买破烂铜铁的“加兰古里”还是摇头哩。锈铁一斤，嘿别说了，谁知明天值多少？说不定那个臭脾气的“加兰古里”又粗起难听的嗓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统统起价了，你这什么东西，值个屁！值个屁？咱们仍旧要做这样的买卖呀！

迎面扑来一条大黑影子，踉踉跄跄，是醉汉。他忽然大嚷大喊，噢，原来要呕吐，喉咙里咕噜噜，喷出的气味真难闻。他能吐出什么？小虾头对这种气味也很熟悉，爸爸口袋没钱家里没米的时候正是这个样子。又唱又闹，跌跌撞撞的回来，满脸鲜血，是因为醉酒吃霸王饭给人打呢还是跌伤？没有人敢说。啤酒瓶拿在手上直抖，到最后倒地的一刻才摔破，如果不醉，爸爸当知道那是三分钱一个。

想起爸爸，小虾头心里一震，爸爸动不动就打他耳光，骂他不争气，不好好读书，“你妈死得早，你这没娘管教的野孩子！”爸爸真不讲理，跟学校老师一样，还没改我的作

业先打手心，簿子脏扣分！罚站！这样读法有什么兴趣？逃学！反正爸爸不知道。不过昨晚收摊时又有两名阿哥头来领“看头镭”，爸爸今天的脸色比乌鸦还黑。方才催他打火水灯，不断喃喃地说：快，快，今晚早点走，莫要再碰上瘟神。啊！爸爸倘发现我“失踪”，四处找不着必定急躁生气，回头吃热辣辣的耳光可不妙。赶快回去吧，明儿下午放学后再来。

刊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



直面惨淡的人生 ——读游十二君散文之后

游十二君发表在《朝花》版的《不！底底底层！》那是一篇令人失望的、色调太灰暗的散文，我读了之后有位朋友的话又在我耳际响起：“你若以为工人就如书中或电影里所描绘的那样好，那太天真了。”

那时，我刚跨入“社会大学”的门槛，一脸无知的稚气，满脑子幻想以及对现实的毫无估计，确是天真幼稚得可以。那位朋友以老大哥的身份，揶揄的口吻与呵护小辈的善意的心肠，向我述说他到工厂“体验生活”的遭遇及所见所闻等等。

我们同在一个商业机构里工作，论资格年龄他比我大，论经验学识他比我多，我对他由衷的敬佩。当然他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爱谈鲁迅、谈正确的人生观、谈社会不平等，而我当时无论那方面都能全盘的接受和赞成他的观点。

诚如他所说，我开始对“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认识完全来自歌颂高大工人形象，表扬工人乐于助人，舍己为人，硬骨头作风的高大人格的书本与电影，和现实生活中的印象联系不来。

而后，我竟有这么一个机会，脱离了把我束缚得紧紧的

小天地，生活里有奔波，有操劳，有压迫！我再也没有时间和那位朋友漫步于列诺大道，走长长几哩的路，迎着晚风高谈人生哲理，咀咒世道不平，论人物评文学，花上两三晚的时间争辩一个“真理”。我搬进一点也不清静不适合高谈阔论的牛车水百鸽楼，阴暗得照不到阳光的尾房，破陋的蛀虫的板窗，摇摇欲坠的梯板，三层楼十五口人家合用的厕所兼冲凉房。每天，为了争取时间，我匆匆忙忙穿过垃圾成堆的小巷，百无聊赖的失业青年成群在那儿聚赌或胡闹，乾瘪瘪的老年人蜷缩成一角抽搐着身子抽鸦片或大烟，老妇人背着双手把篮子藏在身后到大牌档抢残羹或扯着食客的衣角求乞。

这一切不但不美好，还经常出现如朋友述说的贪婪、自私、残暴以及天良的泯灭！摆卖夜市的小贩可能为着争一名顾客打得你死我活；卖马票报的小童动不动挥出小刀格斗；三更半夜不夜天的咖啡摊位传出惊人心魄的吆喝打杀声；邻房的工友喝得醉薰薰回来揪老婆的头发拳脚交加，把孩子给惊醒哭闹成一团，老婆哭着嚷着怪他吃喝嫖赌。这些不幸的事情不断出现眼前，我曾一度叹息也流过脆弱的眼泪。

庆幸的是，我不曾失望。生活在幽黯而没有光彩的底层，我接触贫穷、痛苦、耻辱和辛酸，也感受到站立不屈的顽强、凛然的正义感、劳动的神圣，活生生的反抗和叛逆情绪、患难与共的精神以及那潜伏着的无从估量的阶级友情所酝酿的无比壮大的力量！

从粗野率直的污言秽语中，流氓气十足的江湖道义，我

发现落后面的另外一面，是那样亲切感人。一股牢不可拔的信念促使我猛励鞭策自己，“直面惨淡的人生，奋然前进。”人民群众有无限创造力，暂时麻醉或麻木的总要觉醒，耐心聆听迎接我们热情召唤的那一声春雷般的呼应！

我还庆幸，并不因接受那位朋友的劝告而使自己迷失路径。

刊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



那些过去的 ——读《绿苔》而想起

在书局看到诗集《绿苔》，随手翻阅，由序、后记、诗集内容以至封底说明，颇引起一些感触，不禁想起那些过去的日子，作为一名热爱文艺的青年的我，曾摸索着走过的一段弯弯曲曲的路。

我也学过写诗，也试着寄给报章杂志，发表之后，心里高兴了好一阵子。先后接到几封老编的信，说些“假以时日，努力持之，必有大成”的话，于是更努力埋头于“写作”，虽谈不上“决心向写诗的道路摸索”，但下意识地竟认为自己是“一块可以写作的材料”。倘问我为什么而写，我会毫不思索冲口而出：兴趣嘛，兴之所至。

有位杂志编辑鼓励我“写自己的，自成风格，发挥灵性。”什么是灵性？怎样才算是自己的风格？我不懂，向他讨教，他在回信里说：“少女情怀总是诗，你的诗充满青春的激情，清新可爱宛如一片未经开伐的处女地。”这样肉麻轻佻的文字，对我是何等污辱和不敬！但当时我却被虚荣心理冲昏脑袋，对于这群“良师益友”的关怀提携和开导、善诱，只有感激。

于是，我放开了嗓子“自由歌唱”，高兴时一切都美好，稍不如意时地球可以任意踩在脚底。我闭上眼睛不断发

出歇斯底里的梦呓，更贴切的说，我象一个吞食迷幻药者无意义的嘶喊着狂叫着，隐约只听得有人拍掌称好，迷糊中更加兴奋，更加起劲……。可怜的我竟丝毫不以自己的所谓“作品”被一小撮人当玩物为耻，也不觉毫无生命的摆饰平白地浪费和糟踏了我满腔“青春的激情”！

也幸亏人总有觉醒的时候，当我从浑浑噩噩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只想掩脸大哭，抖落满身的冤屈和耻辱，随即悲忿痛恨起来，睁大眼睛握紧拳头。

这期间，有一段颇长的时间没有拿起笔，我忙着治疗自己心头的创伤，朋友们——那些把我从梦中喝醒摇醒的人，也千方百计，满腔热情的帮我寻找病源，开药方，把我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毒瘤连根割掉，使我霍然开朗明快起来，整个人焕然一新。

我必须说，我幸运地走进社会大学，在茫然的十字街头痛定思痛。盲目的激情，很快就碰死在现实里。正当我还在苦闷彷徨不知所措，尽自发出小资产阶级自怨自艾的呻吟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它为我提供了一项强有力的反面教材，那当儿，算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透过迷惑的现象赤裸裸地看到丑恶的事实的本质。震惊之馀我把发生的这件事，记录在日记本子里，每次翻及，必加深厌恶愤怒与痛恨之情。我也打算在这里引述，愿与一般象我如斯无知的年轻朋友共戒惕：

×年×月×日夜晚

毕业后被失业的阴影笼罩，心情烦闷再酝酿不出写诗的

灵感了。某刊物的编辑来信向我催稿，可是稿费不能当饭吃，三五块钱怎么够？他还邀我推销该刊物。我把失业的苦况告诉他，他一口气答应帮我的忙。

几天后他来信约我到某金融机构大厦门口等他。他携带一幅水墨画与我步入金融大厦董事室，向一名口含雪茄，双脚高跷桌上的大佬道明来意，他说我求他大佬高抬贵手施舍一份工。那家伙似犹疑了半天才一挥手，摆出一副“慈悲为怀，与人为善”的姿态。郭某，编辑先生马上嘱我千谢万谢，弯腰作揖。临走，他毕恭毕敬送上名画。

步出金融大厦，我对郭某编辑说，那位名流似乎并不欣赏那幅画。他听了，纵声大笑。得意洋洋的说：“他懂什么屁，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他之所以答应全在我这招——替他拉票，否则，难捞。”

好一幕文士名流的活剧！好一张文氓咀脸！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一言不发迳自走回家。

当然，应当声明这里所说的一切，均与《绿苔》“无关”，我之所以提笔，乃一心希望自己能把发了霉的绿苔似的青春磨得发亮，让她对着太阳，重新歌唱。

刊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

在劳动中

要真正的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必须实际参与他们的劳动。知识分子要铲除劣根性，学习劳苦大众的优良品质，也要切实的参与他们的劳动。

无可否认的，在参与劳苦大众的集体劳作中，很能帮助我们培养起集体主义的精神，所以当一个知识分子参与集体劳动时，立刻显现他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大鸿沟。与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对比之下，知识分子的自私和怕吃苦的毛病就彻底暴露出来了。一个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这些缺点作好检讨和自我批评，才能使自己在光明的道路上迈步向前。

当我们到林厝港一位伙伴的朋友家中劳作时，象上述的例子果然出现了。开始，是当大伙儿喝完水开始工作大约半个钟头后，便有伙伴感觉不舒服，放下工作到屋里去休息；接着又有一些锄草的，喊着手脚起泡酸痛，并且因为流汗过多，口渴难忍，使到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时常有人停下来休息或喝水解渴。

然而，可喜的是有更多的伙伴却能在集体工作中得到了教训，启发与锻炼的机会。我们是分组工作的，大家虽然没有锦标主义的思想，但都不想在工作上比其他各组落后，所

以大家都忍着因不惯劳动而引起的肢体的酸痛，尽快地把工作做完；无形中得到刻苦耐劳的锻炼机会。

起初，当我们在清除萍池杂草的时候，泥水很脏，下池工作的人不多；又因为没有掌握好割除野草的规律，工作进行得很慢。时间过得很快，已是下午三、四点了，工作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很多人都在想着：今天一定不能做完了。后来得到主人的指点，渐渐地掌握了工作规律，速度加快了，又有好多伙伴加入工作，于是大家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完成才收工！除萍池杂草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在实际工作中战胜了不健康的思想，对我们稚嫩的伙伴来讲，是最好的教育！



刊于七二年七月六日

我学历史

我学习历史，认真说是刚刚开始，肤浅得很，惭愧得很。

过去十年，在学校里只依稀记得翻过几本《欧洲、东亚历史会考参考资料》和一大叠装在假鳄鱼皮夹里的历史讲义，曾几何时，脑袋里已一片空白。我们的历史老师，哈，妙极了，谆谆善诱：“会考题目通常出自清朝以前，近代史只占极少部份，少之又少，我们不必浪费太多时间，因此近代史部份我们可以省略。读书要讲究方法，要懂得取巧，聪明一点，灵活一点。”

于是乎我这个不聪明不灵活的笨蛋，蒙蒙懂懂的双手揽着大堆划上红蓝黑绿线的“历史资料”，满头大汗，满脸仓惶，踏着患得患失的踉跄脚步，跨入跨出课室。猛睁着睡眠不足的眼睛，抓“主要”抓“次要”，选题放弃，“缩小读书范围”，敏锐地竖起耳朵听听窃窃细语中所透露的“号外”情报。

什么评价历史人物，会考可能出吗？不会的，不会的，专心读你的书，管他娘！

也不知为什么这般幸运，我有机会一股脑儿的摆脱那无形的囚笼的束缚，并且在重重的重大压力下迸发出郁积已久的闷气，把旧的包袱解体！

你能说我不幸运吗？否则，我真有可能成为时下思想顽固，感情麻木的一个典型份子：身虽年轻，心已老矣！

而今回顾，我虽然深深惋惜曾经浪费掉生命的黄金时代中那段宝贵的学习时光，但一点也未迟，我可以从头学起。

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但从不感到惋惜。我接触过一些大学生（部份而不是全部），令我格外惊讶的是——他们的思想比谁都顽固，都保守。

人家说，读书愈多，总是愈明理，愈开通，胸襟更宽广，学习更热情，事实则相反，他们总爱摆出一个小老头的样子，使人觉得滑稽又费解。这其实不能怪他们，旧思想的包袱又累赘又重，不压坏也会压扁。

尽管扳着脸孔说什么学术良知，求真求知，求真善美，却是死气沉沉，毫无朝气。他们的学习热忱那儿去了？难道被紧锁在象牙塔塔顶冰冷的空间？

庆幸也有人在劲松韧草的山岗上，传来雨露滋润的新鲜气息和朝阳暖照的喜讯，大大加强我学习的浓厚兴趣。

首先，我想该把历史端正过来，从头学起。于是我诚恳的向那群大学生请教几个问题：

我说，历史是有阶级性的，分析历史要有阶级观点，对吗？

谁知，小老头儿们却怒吼道：“你讲什么？我们说的是历史学，历史学是超越阶级的。”

我说，学习历史，该先搞清楚为什么人的问题。

小老头儿们不耐烦的说：“这是教条主义。我们只求学

“各位，你们认为该怎么样对待这些年轻的保守派和顽固份子？”

刊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在這段時間，我會將自己關在一個小空間裡，不接電話、不回訊息，只聽音樂，只看書。我會把所有對外的連絡都暫時停止，只和最親近的人保持聯繫。我會把所有對外的連絡都暫時停止，只和最親近的人保持聯繫。我會把所有對外的連絡都暫時停止，只和最親近的人保持聯繫。我會把所有對外的連絡都暫時停止，只和最親近的人保持聯繫。我會把所有對外的連絡都暫時停止，只和最親近的人保持聯繫。我會把所有對外的連絡都暫時停止，只和最親近的人保持聯繫。

怀念一位亡友

邱文华

燕平逝世已经好多时日了，她坟上的幼嫩小草，不知长了多高？她一个人躺在那里，该是很寂寞吧！而她是个不喜欢寂寞的人。从小到大，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这回，她该可以休息了。然而，那是她最不愿意休息的时候啊！一个有正义感的好青年，处在这样的时代，是不喜欢休息的，不愿意休息的。在最需要工作的时候忘我苦干的人，竟要永远地放下工作，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对于燕平，这一位写过多少好文章的年轻朋友，我有很多话要说，然而又不知怎样说才好。本来，想就此罢休，把千言万语深埋在心灵，然而，每当看到她的遗像，拿起她的遗作重读，我跟许多朋友一样，越发感到失去燕平的痛苦与悲愤。我不能忘怀她，又没有最好的方式追悼她，只能写下几则她生前的小事，作为对她的深深的怀念。这几则小事，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而是能说明燕平的优良品质和高尚风格的不平凡小事。

(一)

那是一个雨天的傍晚，燕平和几个年轻人在窗口望着雨蒙蒙的街道，燕平看着对面的一间小学，那时正是放学时

候，有许多小学生被大雨所困，站在学校建筑物的走廊周围，不能跑过马路搭车。天空是阴暗，雨水是无情的，没有停歇的徵兆。这时，有几个小学生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他们把书包举高过头，冒雨奔出校门，越过马路，到候车亭来。路上汽车来往疾驰，孩子们可危险呢！就是越过了马路，到了对面的候车亭，一个个也都全身湿透了。

“这些孩子这样子跑，真危险。”一个伙伴这么说。

“是啊！就算过了马路，也成了落汤鸡！”另一个说。

“淋湿了会着凉的。”第三个说。

“咦，阿罗跑到那里去了呢？”

“喏，我在找雨伞！有好几把呢！”燕平手里拿着几把雨伞跑来，“说那么多！快拿雨伞下楼去，帮这些孩子过马路嘛！”

顿时，几位伙伴都感到惭愧，大家跟着燕平走下楼，开了伞，奔过马路，到学校去，把小学生一个一个地带过了马路。

做完了这件事，大家回到楼上，只见燕平自己全身都湿透了——因为她拿着雨伞，老是顾着遮别人。

(二)

工地上，一位年轻的工友的母亲得了癌症，肚子肿胀得很厉害，身体一天天消瘦。医生说：没有什么希望了。看来只好放弃了对这位劳苦妇女的医治，放弃了对她的生命的拯救。然而，热心的工友和朋友们却不死心，他们把这位劳碌

半辈子的阿婶当作自己的亲人，四处奔走，想方设法，筹钱让阿婶到外地去求医。

阿婶的两个孩子，年纪很轻，自从父亲劳累过重病死后，靠着母亲一双手，千辛万苦抚养长大，穷困的生活剥夺了他们求学的机会，他们年纪很小就要出外工作。哥哥今年二十一，弟弟不过十六岁，都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现在，为了筹款给母亲治病，他们两个人都要卖力地做工。可是，家里只留母亲一人怎么行呢？没办法，每天清晨，哥哥去巴刹买点菜，然后赶去上工。到了中午，又赶回来煮药给妈妈吃。弟弟回到家，要洗衣服，打理家务，这样劳碌，把兄弟们累坏了。尤其是哥哥，还要跑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办出境手续，午饭都没空吃，他一天天消瘦了。

燕平那时也在工地上做工，她经常停工去这位工友的家，帮他的母亲煮药，扶她上下床，帮她收拾房间，打理家务。燕平是个日薪工人，一天没做，一天就没有收入，她经常停工一整天，到那位工友的家里去照料一切，这自然会影响她自己的生活。然而，她却说：“我只有一个人，生活简单，一天块多钱就可以解决。还是让那位工友去做工，我替他理家的好！”尽管那位工友坚持不肯，然而，每天早上，他出门后不久，燕平总是跟另一位工友来到他的家，收拾房间，煮药，洗杯，抹桌子，打扫……到了中午，那位工友赶回家来，饭已经煮好了，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三)

一位工厂女工得了喉病，在医院留医，后来，医生给她动了喉部手术。在留医期间，有些工友、朋友因为不知这件事，没有去探望她，有些因为当时正忙碌于一些工作，很不容易抽空出来。燕平那时也在忙于一些工作，日间夜间都很不得空。然而，她还是抽出非常短促的时间，跑（我要特别强调这个“跑”字）到医院去探望这位女工友。当她觉察到这位女工友精神有些沮丧，内心很苦闷时，燕平就更加关心她，多次挤出时间去看那位女工，跟她谈心，讲了许多话鼓励她。燕平向她叙述了自己的不幸的童年，以及自己走过的艰苦，曲折的成长过程，她感动极了，她重新振作起来了！

探病的时间，是人家吃晚饭的时间，燕平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探望患病中的工友。离开医院时，他要赶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在来回医院的路上，她总是在疾走，在赶路。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节拍就像汽车一样有速度的话，那么，燕平的生活总是在开快车。她热爱生活，珍惜时间，她老是觉得有许多事等着她做，她的生命就是不断地在做事，做事，做了一件又一件……

(四)

一天晚上，约莫是十点钟了，燕平离开她活动的团体，去取脚车准备到别处去。这时，她看到两个年轻人，一个骑脚车，“隆帮”另一个，在路上走着，脚车头的灯不亮。

“嗳，老兄，你的车没有灯！”燕平对那位骑脚车的年轻人说。他们停了下来，说：“灯早坏了！”燕平看他们一身工人气息，身上还穿着有不少油渍的工作服，问道：“你们是做‘补水’，刚刚做完的吧？”

“是啊，就在附近的机器厂。”

“你们一个‘隆帮’，一个，又没有灯，捉到要‘鸟公’，很多钱的！来，我的车灯借给你们！”说着，燕平已经把一个可以插在车头的乾电池脚车灯递过去。

“那么，你自己呢？”

“我没有灯，只犯一条，你们的车没有灯，又是‘隆帮’，犯了两条，现在，我把车灯借给你们，大家就一样了。”说着说着，大家都笑了。短短几句对话，使三个年轻人的心一下子接近了。两位工友起初不肯接受，后来，被燕平的真挚所感动，领了车灯。燕平只是交代他们方便时把车灯交到附近一个朋友的家，也没有讲清楚门牌，她自己就匆匆地拉了脚车，骑上去走了。

(五)

一位来自联邦的制衣女工，跟一个商家的儿子搞恋爱，不幸被骗失身，而男的不肯跟她结婚，却接受他老子的安排，跟另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了。可怜这位女工已经有了身孕，那该怎么办呢？她羞愧、她悲愤，她的精神极度混乱，濒临崩溃。几位工友当中有人认识燕平，把她介绍给燕平，燕平尽自己的一切所能，鼓励她勇敢地活下去，帮她

四处奔走设法。为了不使她太寂寞，也为了照顾她，燕平就建议跟她合租一间房子共住，在生活上，燕平处处照顾她，替她跑一些部门，在精神上不断给予她鼓舞。

这位不幸的少女终于活下去，把孩子养下来了。如今，这个孩子已经念幼儿园了，长得健壮，活泼，可爱，还会演戏，唱歌和舞蹈。孩子，你该不会忘记那位给予你妈妈极大的勇气，让她勇敢活下来把你抚养的阿姨吧？你妈妈在得到阿姨不幸逝世的消息时，哭得多么伤心啊！她说：她这一生永远忘不了罗阿姨，孩子，你也一样吧！

(六)

燕平打从中学时代就爱好文艺，写得一手很好的散文。她发表在本地报章文艺副刊的文章，估计有十来篇，这是燕平给文艺界留下的业绩，这是她留在文坛的脚印。

有些人，在文艺界留下的脚印很多，然而，脚印不深，或有一个时期很深很多，有一个时期很浅很少，甚至完全空白。浅的脚印，尽管很多，但是经不起风砂，经不起时间流水的冲刷，渐渐地消失了。

有些人，在文艺界留下的脚印不多，然而，脚印很深，时间的流水冲刷不掉，就象踩在未乾的士敏土上，一旦士敏土乾了，脚印就永远那么鲜明，那么深刻。我以为燕平在文艺工作方面留下的脚印，就属于这种情形。她曾在一个健康文艺团体担任过领导工作，对这个团体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燕平的散文，不仅文笔流畅，表达细致、明确、描写生动，而且在优美之中有一股豪情，有一股烈火一般的热情，它要迸发出光和热，把光明带到人间。



朋友，妳放心吧！

——怀——

她，我们的朋友，没有留下一句话就含恨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好人怎么会这么年轻就死呢？不，她不会死！可是，现实是那么残酷，她竟被“工伤意外”无理地夺去了她仅仅二十六岁的年轻生命，这畸形的社会从来就不会珍惜劳动者的生命啊！

她热爱生命、热爱人民、热爱一切美好的新生的事物。在车站里、在道路旁，你可以看见她和衣衫褴褛、说话粗声大气的老人家亲切的交谈，象多年不见的亲人，谁知道他们是几分钟前才相识的！我们也曾看过她：在大雨里撑着雨伞遮那在雨中跑出校门的小学生；在大火中和一群毫不相识的灾民一起抢救财物；在深夜里把自己的脚车灯转让给两个没有脚车灯的陌生工友；为了帮助年青的朋友学习，她经常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书，送给那些买不起书看的朋友。她的动人事迹真是说不完啊！她无时无刻都在关心别人、为别人着想！她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给我们竖立了光辉的榜样！

她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劳动者，她用她的知识教育和启发了许多迷途的朋友，为他们指出生活的方向。她的

双手又在建筑工地上创造社会财富，她是多么可亲又可敬啊！然而，这社会给予她什么呢？跌落八楼底层，碎裂的四肢、浴血的身躯和“工伤意外”“与人无关”的无耻谎言。

我们爱她高尚的人格，我们要学习她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为劳动人民贡献出力量。我们痛恨这无理的社会，我们将用这血的事实鞭策自己，坚定地站稳岗位，唤醒更多人认识不合理的社会，一同努力把不合理的事物埋葬！

朋友，你放心吧！我们和更多的人，将在你未走完的路上奋勇前进！



我们爱她高尚的人格，
我们要学习她踏踏实实地、
一点一滴地为劳动人民贡献出力量。



书 号：006／77
定 价：0.60元